



王仲堃著作集

嵒華山館叢稿

續編

中華書局

王仲犛著作集



# 嵒華山館叢稿續編

王仲犛 著  
鄭宜秀 整理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嵎華山館叢稿續編/王仲犖著;鄭宜秀整理. -北京:中華書局,2007.11

(王仲犖著作集)

ISBN 978-7-101-05446-0

I. 嵎… II. 王… III. 史評-中國-古代 IV. K220.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161180 號

王仲犖著作集

**嵎華山館叢稿續編**

王仲犖 著

鄭宜秀 整理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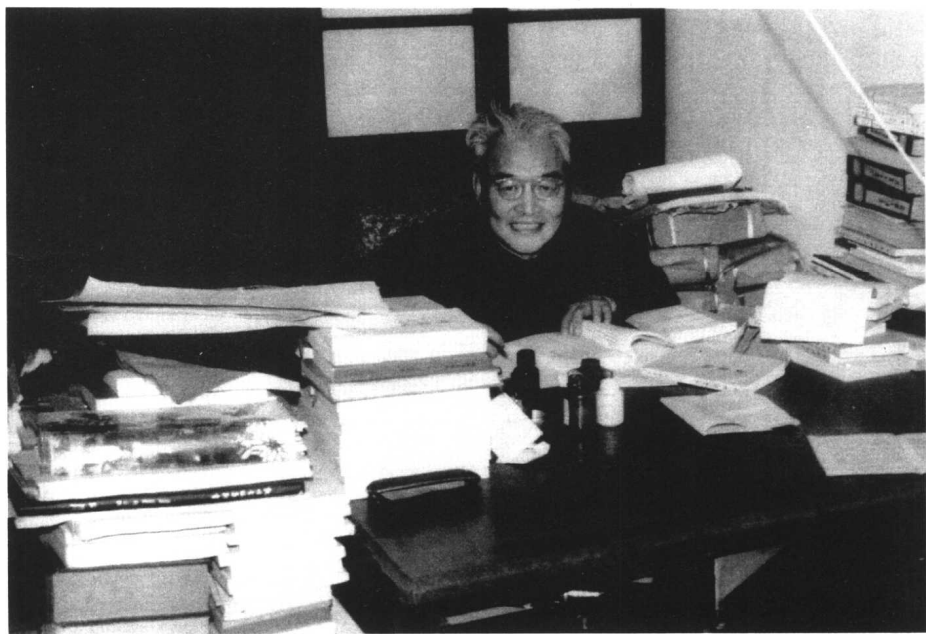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1/32·20%印張·2 插頁·439 千字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48.00 元

---

ISBN 978-7-101-05446-0



作者像

## 前記

感謝中華書局的諸位先生，能够給我這個機會來向讀者介紹這套著作集的作者王仲孳先生。這套著作集裏的大部分書的第一版是在二十七年，一九八〇年的十二月。這些書最初的寫作是始於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後幾經修改加工，终于在文革以後的那個燦爛的春天裏得以出版。全集裏的這部《西崑酬唱集注》對於王仲孳先生而言，確有着特殊的意義：這是他的第一部專著，也是他惟一一部關於文學方面的專著，而從這以後，他便開始將自己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到歷史方面去了。從王仲孳先生衆多的專著，如《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嵎華山館叢稿》、《金泥玉屑叢考》、《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嵎華山館叢稿續編》等等，我們可以看出王仲孳像每一個史學家做的那樣，做他認為該做的事情：歷史就是這個樣子的，它既無所謂對，也無所謂錯，把它再現出來少加評價吧。而通過這套著作集，我們却可以看見王仲孳先生的另一面：七十年前那個開始寫作這本書的二十歲青年，是怎樣讓自己靈魂在中國最燦爛的文化裏翱翔。那時的他，在上海，踱步在他少年時走過的石板路上，透過十里洋場紛繁的慾望，看着家門前的松柏青翠依舊，初經人世的他

感喟着生命的無常，是否也像當年的蘇軾一樣考慮過鴻飛那復計東西的人生意義呢？

王仲羣先生生於一九一三年。早年師承於章太炎先生，後在三十年代末期就職於當時的中央大學講授國文。四十年代中期由於人事傾軋，離開中大赴青島任山東大學教授。說起由於人事原因而離開中大似乎與他的為人頗不相符，他在生活中屬於那種為人笑容可掬而又不失頭腦的讀書人，讀書人微笑裏含着的睿智與超脫往往是很動人的，尤其是當這種微笑面對着人事的磨難與困苦的時候。在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青島的山大，海邊的天空很藍，岸邊緊靠海水浴場的魚山路常常有馬車走過的踢踢聲，這聲音和隱約的海浪聲交織在一起，會把陽光裏的寧靜襯托得很美。從海洋深處傳來的清馨會從窗臺上一直流到你的心裏去，從這裏，沿着漂浮在海面上的陽光，你不僅可以感受到遙遠天邊透着深藍色的內涵，更可以让你跨越時空去考慮在這顆渺小如塵埃的地球上所發生的歷史。在這期間他開始整理《西崑酬唱集注》，北周的六典與地理及動筆寫魏晉隋唐的斷代史。

啓蒙老師任羣先生於書法的教誨此時像刀刻一樣明晰：「學書從篆隸入手，無他道也，取其一直一橫而已。取篆之一直，取隸之一橫，直不撓曲，橫不欹斜。思之思之。」這些話成爲王仲羣作史的主要原則。「歷史是自己譜寫的」。王仲羣在後來曾這樣說過，歷史不是史家隨意做出來的，如果在歷史上加油加醬，其結果就會出「史」界，這樣的「歷史」就不能成爲「史」。在斷代史的寫作中，在當時的情形下寫作往往變得很艱難，最讓他感到愉悅的是關於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文化與佛教。而後

者是由外邦傳入中國後融合入中華文化，實際上已成爲我們這個一心向善民族傳統思想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在關於文化方面，他最喜歡的詩人是李商隱，李商隱的詩如人，空明而圓潤，在歷史繁雜的囂聲裏，曲高和寡的李商隱顯得明麗而又大器，在一個很小的範圍裏能創造出一個非常完美的世界。而這個完美世界又常常在那個時代的黑暗襯托下，誠如雨天裏的布穀鳥，近處聽着，它的叫聲沒有別的鳥兒響亮，然而，只有它的啼唱才能在南國秋雨的煙朦中傳得很遠。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工作都是這樣的輕鬆。在我們的歷史中，有着太多的遺憾與殘酷，在這裏，王仲荦先生作爲一個史學家當然無法回避，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對這些專著的寫作，的確給他提供了一個可以回避的場所。

作爲一個浸潤於我們祖國傳統文化的文人，王仲荦以他特有的個儻與瀟灑來面對他自己的生活：他平安度過五十年代末後，被借調入北京標點二十四史共十三年。十幾年的時間裏他獨自生活在北京，對這段生活筆者也無從瞭解，而只有他自己的詩句「十年踏破萬街塵，老至愁經客子春」能夠說明他的情況，而這的確意味着他能避開「文革」衝擊的喧囂，讓他在工作之餘，在這份難得的平靜裏得以整理自己的舊著。作爲近代的史學家，像王仲荦先生著作之豐碩是不多見的，這要得益於這段平靜。

一九八六年，王仲荦先生溘然長逝在他自己的書房裏。而我們能够做到的就是從這套著作集的字裏行間，去尋找作者靈魂的痕跡，那些非常美麗的痕跡。

收入《王仲榮著作集》的各書，原係不同出版社出版，此次對所有原書《前言》均予以保留，未加刪削，以資參考。

《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及《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三書，承蒙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許可據其原版重印，對他們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謝。

二〇〇七年六月鄭宜秀於濟南山東大學嵒華山館



## 前言

十二年前，仲舉先生編定了《嵎華山館叢稿》，將四十年來所寫的論文，初選了七組共三十篇彙爲一編，交由中華書局出版。該書出版後，先生又陸續選定一些論著，擬出版《嵎華山館叢稿續編》。不過，先生一直認爲，即使是論文選集，也不應只有舊作，而應有相當分量的新的研究成果。因此，《續編》便遲遲未能殺青。此後二年間，先生以七旬高齡，幾乎是足不出戶，坐擁書城。一方面忙於《隋唐五代史》與《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兩書的定稿，一方面在進行着《金泥玉屑叢考》的撰寫，與此同時完成了《鮮卑姓氏考》與《代北姓氏考》兩篇長文，計劃將此二文補入《嵎華山館叢稿續編》，編寫該書。

令人痛徹心腑的是，一九八六年六月四日，先生以心臟病猝發，遽歸道山，一代史家，抱憾而逝，再也無法爲自己的論著定稿殺青……。

痛心之餘，值得欣慰的是，史學界與出版界，他的同事故舊、門人弟子以及山東大學校系兩級組織都十分關心他遺著的整理與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及時出版了《隋唐五代史》（上、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中華書局也正在組織出版《金泥玉屑叢考》的定稿部

分。山東大學出版社又決定出版這部《續編》，這些都足以告慰仲堃先生於九泉。

這部《續編》的編選，是按照仲堃先生確定的原則進行的，包括七個組成部分。

第一個部分包括《鮮卑姓氏考》與《代北姓氏考》兩篇文章，這是仲堃先生晚年用力最勤的一個領域之一。在《嵎華山館叢稿》的第五組中，曾收入了對敦煌石窟發現的《氏族志》的三篇研究文章，與舊年寫就的《〈元和姓纂四校記〉書後》一文。《續編》中的這兩篇文章實際上是這一組文章的姊妹篇。仲堃先生曾謙虛地對這一組文章評論道：「這幾篇文章，也有扎實的，如果顧步自憐的話，我是較滿意的。」（見《嵎華山館叢稿·前言》）如果仲堃先生還在的話，他或許也同樣會十分看重《續編》中的這兩篇文章。

第二部分是《唐代兩税法研究》，該文曾發表於一九六三年的《歷史研究》。

第三部分是《曹操》，一九五六年曾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建國後國內第一部有關曹操的著作，在當時產生了較大反響。在嗣後進行的關於曹操評價的大討論中，上海人民出版社又擬再版此書，請仲堃先生加以修訂，先生抱病對此書進行了系統的修訂，吸取了客觀的內容與評價，但沒有應景的成分。在再版後記中，先生認為：「替曹操翻案，是有必要的，因為這是使歷史真面目還原。但是，我們也不能因為擁護這一新說法，而把曹操那種殘酷的性格完全抹掉。如果把曹操所屬的那個生活烙痕抹掉，那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由於種種原因，該書未能再版，這次收入本集的《曹操》，即是仲堃先生的修訂本。

第四部分是《關於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及封建關係的形成問題》，一九五七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它實際上是由兩篇文章組成。一篇是先生四十歲時發表於《文史哲》一九五四年四月號的《春秋戰國之際的村公社與休耕制度》，一篇是連載於《文史哲》一九五六年三、四、五月號的《關於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及封建關係的形成問題》。這是仲荦先生關於魏晉封建論的代表作，影響頗大，也是國史學界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作。該長文的第一篇，曾收入《叢稿》，作為首篇，第二篇中的一部分曾被改寫為《兩漢奴隸社會說》，也收入《叢稿》；現在，我們將它們全文收入，以見舊貌。

第五部分是四則短文，《從〈梁書〉佚文考盤盤國的方位》與《讀〈續玄怪錄·辛公平上仙〉》是兩則讀史札記，發幽探微，堪匹安石碎金。《齊物論釋·定本校點後記》是先生點校太炎先生《齊物論釋》與《齊物論釋定本》兩種書後的校記。還有一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東北亞洲》，各民族流散，與當時割據勢力，有其發展的原由，特集此，供後來史者研究

第六部分是《金泥玉屑叢考》的部分未成稿。該《叢考》成稿部分自秦漢起，止於隋唐，未成稿部分主要是關於宋元時代物價的史料分析，我們擷取其中兩部分《宋代錢幣》與《寺院舊產錢》，收入《續編》，以待後人嗣續如縷。

第七部分是仲荦先生的詩詞錄存。長期以來，學界每每提及的是先生史學鴻著，諸如《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魏晉南北朝史》，以及先生所主持的南朝五史的校點工作。但先生之學問實際上是淹通文史。早年隨太炎先生，專攻小學，著有《西崑酬唱集注》，并曾編寫《聯綿辭典》（未完稿），

先生本人亦工於聲律，詠唱酬答，清雋自然，這兒，我們輯入先生部分詩詞，以見先生風采。

仲肇先生在爲《叢稿》所作前言的最後非常自謙地寫道：「知我罪我，有厚望於併世學人，有以教我。」十二年後，對於仲肇先生應如何評價，我想，不需我們再多說什麼。

鄭宜秀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於山東大學新校南園之嵒華山館

## 目次

|                               |     |
|-------------------------------|-----|
| 前言                            | 一   |
| 鮮卑姓氏考                         | 一   |
| 代北姓氏考                         | 一〇二 |
| 唐代兩稅法研究                       | 二〇一 |
| 曹操                            | 二三四 |
| 第一章 崩潰中的東漢帝國——曹操的出生時代         | 二三四 |
| 第二章 曹操的出身及其取得兗州的統治領導權         | 二五〇 |
| 第三章 曹操後來能夠統一北方的幾個重要因素         | 二六九 |
| 第四章 曹操統一北方的幾個重要戰役和決定天下三分的赤壁之戰 | 二九〇 |

|                                    |     |
|------------------------------------|-----|
| 第五章 在「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情況下死去的曹操及其在歷史上的評價 | 三四〇 |
| 後記                                 | 三五八 |
| 續後記                                | 三五九 |
| 關於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及封建關係的形成問題              | 三六〇 |
| 從《梁書》佚文考盤盤國的方位                     | 四九四 |
| 讀《續玄怪錄·辛公平上仙》                      | 五〇一 |
| 齊物論釋、定本校點後記                        | 五〇五 |
|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東北亞洲                       | 五〇八 |
| 《金泥玉屑叢考》未成稿一束                      | 五一八 |
| 一、宋代錢幣                             | 五一八 |
| 二、寺院舊產錢                            | 五二六 |
| 詩詞錄存                               | 六一九 |

## 鮮卑姓氏考

魏收《魏書·官氏志》於元氏八族十姓及三十六國九十二姓，載之詳矣。清陳毅爲《魏書·官氏志疏證》，近人姚薇元教授爲《北朝胡姓考》，皆能抉隱鉤沉，多有創獲。荆玉在前，續貂實難。自北魏孝文帝改鮮卑複姓爲單姓，西魏相宇文泰又改鮮卑單姓爲複姓，當西魏、北周之世，庾信有詩云「梅林可止渴，複姓可防兵」，則改複姓之影響之大，固有關鮮卑化漢化勢力之消長，非獨一姓一氏之單語複語之變換而已也。舉既寫定《北周六典》，於西魏、北周復用鮮卑複姓事，雖不得不略一提及，但言之不詳，故今復爲《鮮卑姓氏考》，別成一篇云。

《魏書·序紀》：「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其後世爲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至成皇帝諱毛立，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魏書·官氏志》：「初，安帝統國，諸部有九十九姓。至獻帝時，七分國人，使諸兄弟各攝領之，乃分其氏。自後兼併他國，各有本部，部中別族，爲內姓焉。年世稍久，互以改易，興衰存滅，間有之矣。」《周書·文帝紀》：「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隋書·經籍志》：「後魏遷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國，則諸國之從魏者，九十二姓，世爲部落大人者，並爲河南洛陽人。」按《魏書·序紀》之九十九姓，《隋志》作九十二姓者，蓋九十二姓若並帝室七氏數之，適得九十九姓也。《魏書·序紀》統國三十六，而《魏書·

《官氏志》只三十五國者，若合拓跋部數之，亦正合三十六國之數也。三十六國，猶今言三十六個部落也，拓跋部實爲此三十六個部落聯盟之長。九十九姓，猶今言九十九個大氏族也。

北魏孝文帝欲使其子孫君臨中夏，長治久安而勿替，故必加強漢化，使中原人民，泯滅夷夏觀念。先是鮮卑族人多操鮮卑語，着鮮卑袍袴，姓鮮卑複姓。《北史·陸俟傳》附《陸叡傳》云：「叡年十餘歲，襲爵平原王，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時孝文帝尚未改北人姓，鑒謂所親云：『平原王才度不惡，但恨其姓名殊爲重複。』」蓋中原世家大族，於鮮卑複姓，勿喜也。等而推之，於鮮卑語，於鮮卑袍袴，亦非所喜也。孝文帝既遷都洛陽，欲以中夏正朔自居，欲牢籠中原世家大族爲其政權支柱，勢必漢化，勢必禁用鮮卑語而改操漢語，勢必禁着鮮卑袍袴而改用中夏衣冠，勢必改鮮卑複姓爲單姓。太和十九年，遂下詔改帝室拓跋氏爲元氏，又普改鮮卑複姓爲單姓，改自恒代南遷洛陽之鮮卑族人之郡望爲河南洛陽人。

遷洛稍久，由於鮮卑族人面臨封建化程度極高之漢族社會，於是鮮卑族人內部階級關係，亦急遽分化。南遷洛陽之鮮卑族人，往往得上品通官，各各榮顯，如穆、陸、賀、樓、于、嵇、尉八族，並位極王公，而留住北方邊鎮者，號曰府戶，役同廝養。暨正光之末，有六鎮起義，其後六鎮兵民流入冀定瀛三州，又有河北起義，北魏王朝由是陵遲以至於亡。尔朱榮起兵北秀容，反而克之，其後高歡挾懷朔之衆，遂相東魏，宇文泰挾武川之衆，遂相西魏。由東西魏遞嬗而爲北齊、北周。而此東魏、北齊、西魏、北周之將相，大都出自六鎮。當北魏孝文帝漢化之日，北魏北邊六鎮兵民，姓鮮卑複姓自若也，操



鮮卑語自若也，服鮮卑袍袴自若也。以漢化故，使六鎮兵民身分日益低落，生計日益艱難，故六鎮兵民乃有反對漢化之傾向。是以在東西魏之際，鮮卑語言習俗，在中原地區，且有所發展。高歡父子，宇文泰父子，於軍中號令，皆用鮮卑語，人習胡風，俗爲之變，顏之推《顏氏家訓·教子篇》云：「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是北齊季年，鮮卑語尚流行於公卿之間也。既流行鮮卑語，必且復用鮮卑複姓，此西魏大統末年之復用鮮卑複姓，固事所必至者。然宇文泰既悉罷漢魏官職，一用周禮六官制度，欲以復姬周舊制，眩惑於中夏世家大族，而又復用鮮卑複姓，取悅鮮卑將帥，並賜漢世族地主以鮮卑姓氏。既欲復姬周官制之古，又欲復鮮卑部落氏族之古，此二者固無法調和者也，而宇文泰卒並行之，亦可謂萃矛盾於一身矣。

《北史·西魏文帝紀》：「大統十五年五月，初詔諸代人改姓者，並令復舊。」

《周書·文帝紀》：「魏恭帝元年。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至是以功高者爲三十六國後，次功者爲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

《隋書·經籍志》：「後魏遷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國，則諸國之從魏者，九十九姓，世爲部落大人者，並爲河南洛陽人。及周太祖入關，諸姓子弟有功者，並令爲其宗長，仍撰譜錄，記其所承。又以關內諸州，爲其郡望。」（按言以京兆長安及僑置於關西之恒燕雲朔蔚顯六州爲其郡望也。）

《周書·明帝紀》：「二年三月庚申，詔曰：『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稱河南之民。」